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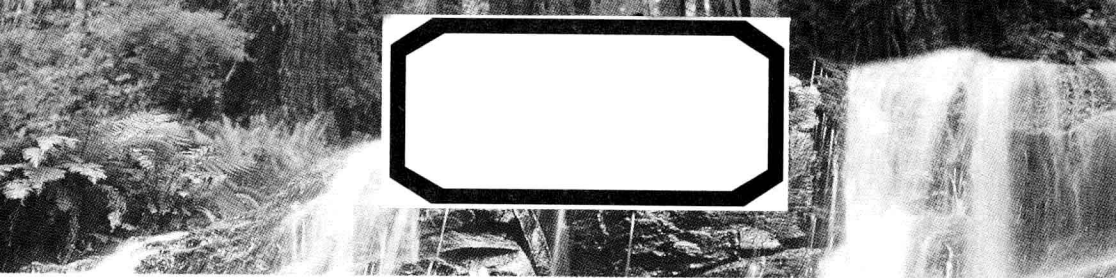
人向自然的生成

Renxiang Ziran de
Shengcheng

曹孟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人向自然的生成

Renxiang Ziran de
Shengcheng

曹孟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向自然的生成/曹孟勤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8
ISBN 978-7-5426-3915-8

I. ①人… II. ①曹… III. ①环境科学—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4647 号

人向自然的生成

著 者 / 曹孟勤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15-8/B·253

定 价 / 3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09YJA720013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内 容 提 要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个严重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切。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使得当代人不得不对生态危机问题做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应,以求化解由生态危机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人们寻求医治生态危机各种药方的过程中,反思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关键所在,只有对生态危机做出准确的病理学诊断,才能对症下药,合乎实际地对生态危机进行治疗。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人们对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进行了种种探索,提出了人口过剩说、技术滥用说、生产无度说、消费过度说、文化危机说、价值观扭曲说,等等。然而,本书作者认为,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而人性危机则是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我。欲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需先将人从危机中解放出来。人在自然面前的解放是找回人的真实自我,向自然生成自己的本质。古代人将自然界视为神圣的,人成为自然界的奴仆;现代人将自然界视为无魅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然而,无论人是自然界的奴隶,还是自然界的主人,都不是人类的真实自我。真实的人类自我是人与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统一,人与自然界在本质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即实现人向自然的真正生成。人向自然的生成是以生态劳动为中介的,正是在“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进入到自然界,自然界的本质进

人人自身,从而完成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人向自然生成之后,一方面为生态伦理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凸显了生态伦理的新内涵——人与自然界的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另一方面确保人在自然世界面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即由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由,最终担保人们能够以合乎人性的,即合乎真善美的方式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

导 论

生态时代的来临与对人类自我的再认识

在当今时代,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生态”概念那样,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和强势话语。生态哲学、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生态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生活、生态文明等术语扑面而来,各种标有“生态”的环保用品也几乎充斥市场的各个角落。当“生态”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一种时尚并深入到思想的各个领域时,它既彰显着当代人对工业文明反自然的性质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冲动表示不满,也反映着当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祈望。尤其是“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和构建,既标志着人们开始用生态思维方式反思批判过去并开拓未来,更是集中表达了当代人努力超越工业文明时代而要求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意愿和价值企盼。如果说生态文明是生态时代的文明,就像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伯里指认的那样:人类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①这意味着生态文明的提出和构建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即生态时代的来临。在人们迎接生态时代或步入生态时代之际,即在人们期盼能够终止环境污染,还人们一个蓝天绿

①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野之际,哲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生态时代怎样展开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追求?人们怎样构建生态时代的文明?并从何处入手构建生态文明?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便是,生态时代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问题,才能更好地引领生态时代的发展,才能使人们主动更新自我,完成启蒙,自觉迎接生态时代的来临。

当我们提出生态时代本身如何发展这一问题时,就已经先验地预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引导者和推动者,人类的历史就是由这个引领者和推动者引领和推动而展开的。我们的研究就是试图找出并确认这个作为本体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并一般地指认出这个引领者和推动者是“谁”,我们首先需要先回顾一下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思想,因为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着深刻的洞见。黑格尔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哲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无目的、盲目进行的历史,而是按照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展开的历史。尽管人类历史是由无数个人活动的结果,每个人都依照各自的思想、动机而行动,借以求得个人特殊目的的完成,获得个人快乐或幸福。然而,世界历史本身不是个人特殊目的的快乐家园,也不是每个个人特殊目的的堆积与集合。在世界历史中,人们并不能预见自己活动的历史后果,甚至还事与愿违,产生与其个人意图、目的相反的结果。由此黑格尔断定,在芸芸众生的特殊行动的背后一定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潜在地发挥作用,它作为“理性的狡计”操纵着世界历史并使世界历史最终达成本身的目的。“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它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却也

一起完成了。”^①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潜伏在每个人活动背后的东西是一种超越个人的普遍力量,它支配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趋势,规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最终结果。这个贯穿人类整个历史开端与结束的决定性普遍力量,黑格尔把它称为“世界理性”或“世界精神”。“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②这种理性不是纯粹的主观理性,而是客观理性,是主客观统一的理性,黑格尔也把它称为“精神”。“当理性之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亦即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③当然,黑格尔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以及在历史哲学研究中更喜欢用“精神”这一概念表达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就是“精神”自我展开自身的历史。“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④黑格尔煞费苦心所说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⑤由此看来,精神就是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因为精神是人的精神,只有人才有精神,只有人才有自由。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历史,也意味着世界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类实现自己本质的历史。人的本质一方面规定着和表达着人与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④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⑤ 同上书,第18页。

动物不同的本性,另一方面其作为精神也是现实的,必然实现于外,创造自己的历史。“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惟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①当然,黑格尔也表明,世界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不完美到完美、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既然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那么精神的发展就以阶段的形式向前推进,在不同的阶段精神有不同的样态和不同的表现形式。精神的前行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展,精神在前行过程中不断自我否定,转换自身发展的样式,人类历史也就不断发生变化,并呈现为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时代。所以,精神是世界历史的生命和灵魂。

尽管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属于唯心主义,但是完全否认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似乎也是不科学的。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理解起来比较抽象,换一种说法就有可能稍微具体一些,精神亦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性。^②黑格尔历史观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而规定历史发展方向和目的的则是人类自我,人类自我既是人类历史的引导者,又为人类历史发展提供无穷动力。难怪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也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③既然人类自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那么对人类自我的认识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希腊一则神话就为我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② 在本书中,笔者并不对人类自我、人的本质、人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③ 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们揭示了这一深刻道理。这则神话说的是,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守在海边一条道路的岩石上,对每个过往的行人提出一个问题:有一样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他让过往行人回答这个东西是什么?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人都被他吃掉了。有一天,英雄俄底浦斯来到他面前,对他的提问回答说:“那就是人。在婴儿时期他爬行,长大以后他直立行走,老年时他拄着拐棍。”斯芬克斯听完回答之后,大吼一声便坠海身亡,英雄俄底浦斯由此赢得了生命和生存。“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是人,这意味着其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斯芬克斯之谜”为我们揭示的道理是:不知道人是什么,人就会死亡;只有知道人是什么,人才能战胜怪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与发展。知道人是什么,为什么决定着人的生存呢?因为知道人是什么,就会使人成为人,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人成为人,才有人之为人的存在,才有人的生存。不知道人是什么,为什么会使人死亡呢?因为不知道人是什么,就不能成为人,不能成为人就没有人之为人的存在,因而就是人的死亡。说不知道人是什么,人就会死亡,并不是说人作为肉体不存在了,而是说作为人之为人的死亡了。也就是说,尽管他还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因为他和动物并无二致。正是古希腊这则神话隐喻着关于人如何在世生存的深刻哲理,“认识你自己”就成为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千百年来,哲学家们对“斯芬克斯之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答,自然人、理性人、自由人、生物人、宗教人、文化人、行为入、社会人、心理人、存在人等人性理论层出不穷,认识人类自我、揭示人的身份和来历,确认人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成为历代哲学家不懈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甚至成为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正如《人论》作者卡西尔所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

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①

为什么对人类自我的认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规定着一个时代运行的路线和内容。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就会怎样实现自己,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展开自我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历史。每个时代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呈现出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都与对人类自我的认识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引领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正确认识人类自我是正确展开人类历史的前提。人类历史是由人本身创造的,人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但是,人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与人对自身的认识密切相关。

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哲人们几乎都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人类自我的本质属性是运用智慧,人是求知的存在物,知识即是美德成为古希腊人的普遍信念。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②既如此,作为万物尺度的人本身就必须拥有理性,方能作为尺度去判断万物。如赫拉克利特就坚信,不先探究人本身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宇宙的奥秘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把握客观实在的意义必须先反省自我。真正明确提出“认识你自己”的是苏格拉底,他使古希腊哲学发生一个根本性转向,将对自然宇宙的认识转向对人自身的认识,“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③他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

③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把人规定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① 由此他确认，一个人要做出有德性的行为，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德性，并拥有德性的知识，一切公正、善的行为都需遵循着理性、明智地做出，正是人的理性使人成为一个具有本质性存在的道德主体。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则将理性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分离出来而将其视为独立的精神活动，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中最高属性。在柏拉图看来，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本质则是理性。哲学家是爱智慧和最善于运用理性的人，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配当国王。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强调理性在最高的意义上是每一个人的真正自我，它是人的灵魂中最高贵的部分，追求理性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就是在理性的指导下个人审慎或明智地选择“中道”的生活，理性指导着人永远超越自己并为人生赋予神圣意义和价值。正是古希腊哲人将人类自我规定为理性，过理性的生活就成为古希腊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在这种理性的人类自我观念的引领下，古希腊人努力追求智慧并在各个领域践行理性自我，结果使得古希腊在经济方面空前繁荣，在政治、文化、法律、科学、技术、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古希腊文明由此成为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同样也拥有关于人类自我的知识，“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作为绝对命令对基督教神学也是有效的。不过，基督教神学对人类自我的理解与古希腊相比，发生了价值上的转向，信仰代替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对人类自我的思考变成了对神性的思考。按照基督教经典《圣经》的教喻，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虽然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智慧果而获得了理性，但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却因为违抗了上帝的意志而遭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被上帝赶出了象征幸福和快乐的伊甸园,来到世间受苦受罪。由于亚当和夏娃违抗上帝诫命而获得的罪属于原罪,带有遗传性质,因而连同他们的子孙也获得原罪。人类要想从世俗社会的苦海里解脱出来,就必须彻底皈依上帝、信仰上帝。如此,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而重新进入上帝之城。基督教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提出,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所有哲学都犯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把理性的力量奉为人的最高力量,实际上,人的理性随着人的堕落已经丧失了重建自身的能力,依靠它不可能恢复人的纯粹本质。人要想获得重生,别无出路,只能依靠上帝的力量和恩宠。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尽管赋予人类理性以更多的权利,但他也指出,如果人类自我得不到上帝的引领和启示,理性自身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它自身的权利。在基督教神学人性观的引领下,人类自我以信仰上帝为指归,以显现上帝要求为义务,人类自我的实现则是努力追求成为上帝的仆人。其导致的现实结果是:教会教权大于世俗政权,神性高于人性,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猖獗,甚至以禁欲、剥夺人自身的基本需要为荣耀。正是基督教神性人性观将世俗生活的重心寄予来世,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造成经济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科学技术处于停滞状态,整个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期。

近现代兴起的启蒙运动,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教会神权。在反封建、反蒙昧主义的同时,启蒙思想家首先开启人们对人本身的认识,以人性替代神性为出发点,展开了现代化的进程。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明确表示,人并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人应该顺应自然法则而尽享尘世生活的快乐。人道主义之父彼得特拉大声疾呼:人应该追求尘世的现实幸福,而不要妄想虚无缥缈的天国的幸

福,薄伽丘更加勇敢和坚定地反对禁欲主义,特别肯定人的七情六欲就是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情欲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她决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和阻拦,任何人想人为地禁止人的欲望这不仅是极其有害和荒谬的,而且也会碰得头破血流。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确认的自然人性观奠定了现代性人性论基础,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自我的理解基本沿着这一轨迹向前运行。如17世纪的霍布斯为了解释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假设了人类最初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利己自私的,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每个人为了更好地使自己获取最大利益,于是他们便谋求达成契约,通过社会或国家来保障个人的幸福。曼德维尔通过“蜜蜂的寓言”、亚当·斯密通过“无形的手”论证了人的私利本性是一种社会公德或能够达成社会公德。

尽管现代人性论也承认理性是人的本质,但现代性所承认的理性与古希腊所说理性是人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古希腊将理性看作是人追求的目的,并要求人们用理性限制人的情欲。如柏拉图形象地表明,理性是驾驭马车的驭手,而情欲则是驾车的马匹,它必须由驭手来(理性)控制其行为。现代社会主张的理性则是工具理性,这种理性是臣服于物质欲望且用于实现人的自然人性。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恰当地表达了现代性重视理性的缘由,即作为象征理性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力量、手段,运用知识也只是为了重新获得他一度在伊甸园中所享有的高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权利和快乐生活。

现代性自称发现了“人”,这种人不必再战战兢兢地抑制自己的肉体欲望,也不用再担心追求物欲的满足而遭受不能进入上帝之城的惩罚,可以堂而皇之地谋求“凡人的幸福”、尽情享受世俗的快乐。在这种及时享乐的人生哲学引导下,现代人把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运用到对物品的攫取和占有上,要在人间的世俗社会里享有上帝的天堂生活。现代人做到了这一点,取得了极大的经济繁荣,到处都是灯红酒

绿,在一轮又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支持下,物质丰饶得可以让人纵欲无度。用波德里亚的话说,现代社会完全是一个消费的社会,物品的丰盛包围着人们,消费成为了人的身份的象征,我消费故我在。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物质丰盛源于人是自然本性的自我规定,正是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人类自我努力满足贪婪的物欲,结果使得现代人把全部智慧和力量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上。

当我们看到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人类自我的认识引领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规定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内容时,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哲学人类学》的作者兰德曼指出,与动物先天就固定好的行为模式相比较而言,人是一个未确定的存在,即人在本质上是不定型的,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种被事先确定好的模式。“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①人在本性上这种未确定、未定型的性质,决定了人不像所有其他存在物那样永远“是其所是”,而是“不是其所是”或“是其所不是”。人的本质的这种无限开放性逻辑上导致了一个必然的后果:人类必须不断对自我进行认识和理解,揭示自己的本质所在。人本身越是未确定、未定型,就越是需要认识自己,确认自己,为自己定型;人本身越是不完善,就越是需要由理解自我来补充完善自身。因为人对自我理解规定着他的存在,人要做什么,人要成为怎样的人,人要怎么去生活,都与对自我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是说,人不仅要存在、要生活,还要用他对自我的理解作为指路明灯引导他的存在和生活。用史蒂文森的话说:“人是什么?这无疑是至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其他问题都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可以期望达到什么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

① [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上受着我们心目中之人之‘真实’或‘真正’之本性所影响。”^①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理性存在物,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理性的生活,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就不值得过;如果我们认同是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上帝的旨意就会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我们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那么面对无限的可能性,“选择”及其对“选择”的负责任就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重负。总之,人依据对自身的认识构成自身的存在,人对其自我形象的领悟决定着他的自我实现。人类怎样解释自我,人类就会怎样塑造自我,人类的自我解释影响着人的自我塑造,而人的自我塑造又影响和规制着他的现实生活。

人对自我的认识或对自身人之为人为本质的指认,虽然是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规定,但这种自我规定的价值并不是对自己的存在事实仅仅展开客观描述,而是对自己的应当所是提出要求。即:“人是什么”表达的是人应当是什么,人应当成为什么,人性之是的是价值在于它面向未来敞开,它是人为自己树立起的道德理想。人确认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内在要求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人性是具有超越性的,其终极指向是人的自我的实现。当人把自己的终极价值追求以人性的方式表示出来之后,“认识你自己”作为人性之应当,就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树立起所追求的目的和指明努力奋斗的方向。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必须把人当作人来看,这意味着人就是人的目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实现人之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怎样发展几乎是由对自我的理解预设其轨道的,因为人们对自我理想的追求落实到行动上就表现为人们的创造活动,作为这种创造活动的结果就显示为一个时代的发展内容和这个时代的历史。也就是说,人性

^① [英]莱斯利·史蒂文森:《人性七论》,袁荣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